



苏菲，原名王苏菲，1926年1月出生，慈溪三门市人，1942年参加三北游击司令部慈北民运工作队，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任三北民运队乡指导员。1945年上半年调四明地委任中共梁弄区委干事，9月底随浙东纵队北撤，任新四军一纵民运科干事。1947年任华野一纵卫生部指导员，1949年任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军民运部干事、二十军党委秘书、六十师组织科干事。1950年10月入朝鲜参战，任志愿军第九兵团二十军六十师医疗队指导员，1951年回国，转地方工作，历任上海铁路局组织部副部长、上海铁路局人事处副处长、上海铁路局副局长、上海铁路局监委主任。1986年离休。

C 抗美援朝中的冰雕群像

抗战是辛苦的，这是苏菲远远没有预料到的。行军途中，她身体单薄，个子小，为了跟上行军队伍，一双草鞋生生走穿，脚底血肉模糊。

有个战士看不下去，把自己的鞋分给她一只，他们两个人一人一只鞋，就这么一路跟着队伍走。

“因为心中有信念，一定要保卫我们的国家。”苏菲曾这样说过。

抗战胜利后，新四军浙东纵队先改成一纵三旅，后改编为二十军。1950年，二十军入朝参加抗美援朝。

1950年10月，苏菲产后40天。她将嗷嗷待哺的婴孩送往机关托儿所，就启程赴朝鲜，当时志愿军正在打第二次战役。

苏菲在那里当上了卫生队长，每天都与伤病员打交道。那时候，志愿军入朝，棉衣来不及准备，有很多是冻伤冻死的，担架抬下来的伤员个个冻得青紫，把他们包手的布一打开，有些人冰冻的手指甚至会断下来。

那个冬天，山上的温度降到零下40℃，二十军一个连队100余位指战员衣衫单薄，又没有吃上热饭，最后全部冻僵了，变成冰人。

那些握枪的战士，手和枪冰在了一起，但腰背挺立，目视前方。这都是浙东的子弟兵啊，此刻却成为了冰雕的群像。

从此以后，苏菲的心里一直存留着战士们在风雪中屹立的画面。

冰雪会融化，但战士们精神永垂不朽。

记者 陈也喆



苏菲近照

她叫苏菲，今年91岁，曾是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的一名女战士；她是今年3月去世的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顾问、离休干部丁公量的夫人。

她18岁参加革命。

她曾是一个被抓到日本宪兵队，百般酷刑都吓不倒的姑娘。

她是慈溪（现余姚）三七市人。

今年是抗战爆发80周年，那些在枪林弹雨中挺身而出，与她一起战斗的先烈们，永远铭刻在她的记忆里。

英雄的故事不能忘记。近日，记者采访了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王泰栋。86岁的王老称呼她为“苏菲阿姨”，苏菲传奇而刚强的一生，在他娓娓的叙述中，渐次清晰起来。

本版图片由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提供

新四军女战士苏菲在枪林弹雨的岁月

A 扮成捕鱼的小伙子

苏菲是美丽的。她的美丽与众不同，不是温柔娇弱，矜持文雅，而是带着男孩的率性纯真，是一种刚性之美。

1943年秋，慈溪县国民党警察大队队长宋清云公开与日伪勾结起来，逮捕地方干部，一口气抓了120个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，还凶残地杀害了22个人。

中共慈北区委召开会议提出，形势恶化，必须撤走一些身份公开的同志，留下少数同志坚守阵地。

严峻形势下，苏菲决定重点培养一批贫雇农，发展他们成为党员，并组成锄奸小组。这些贫雇农每天去据点做工，收集情报，利用回家看母亲的时机，把情报带出来。

那些贫雇农党员后来成为抗战的后备力量。那时的苏菲，不

过十七八岁，就有这样的胆识与能力，让那些贫苦农民很敬佩。

慈溪鸣鹤乡有个“两面派”的乡长，既替新四军征粮，也为伪方征税。日伪在鸣鹤乡增设据点，他投靠敌人，变成了“一面派”的汉奸。

之前新四军派给汉奸乡长的粮款，他不肯归还，还东躲西藏，神出鬼没，不知道藏在哪里。

苏菲打探到消息后，决定乔装打扮，深入据点，活捉这个汉奸乡长。

那天夜里，她雇了一艘乌篷船，围上过了膝盖的深蓝色竹裙，这是当地男子的寻常装束。再戴上毡帽，远远一看，就是一个捕鱼的小伙子。

她还随身带了两颗手榴弹，一颗是真的，一颗是假的。

夜色朦胧中，苏菲把船划进了白洋湖，绕过了敌人的碉堡，停靠在乡公所的大门前。

她迅速爬上岸，握着手榴弹，吓住了正在门口放哨的乡丁，在乡丁还没缓过神来的时候，就冲进屋里。

汉奸乡长竟然还在呼呼大睡，苏菲一把揪住他的衣领，用毛巾堵上他的嘴，迅速用布条包住他的眼睛，押上乌篷船，离开了乡公所。

一切进行得迅雷不及掩耳，汉奸乡长吓得魂不附体，连连求饶，立马答应交齐粮款。

这次行动，也让慈北各乡镇的乡保长对苏菲这位女战士刮目相看。

她的英勇气魄，不在男儿之下。

B 从日本宪兵队逃出

在慈北地区，苏菲暴露了。组织上把她调到沿海另一个乡里。一个寒风凛冽的冬天，苏菲被日本人抓住了。

她先落入了慈溪观城东山乡的日本宪兵队手里。

她被五花大绑地押解到东山乡日本宪兵队，关进木笼子里，当夜就遭严刑逼供。

苏菲被敌人剥去厚厚的棉衣，只剩下单薄的衣衫，就这样被严刑拷打，直打得皮开肉绽。

一通折磨后，苏菲又被丢进木笼里，她赤着脚，站在冰冷的水泥地上，冻了几天几夜。

当时日本宪兵队一天只给被关押者每人两个饭团，其中一位同志，就这样被活活饿死。日本兵还会放狗来咬，有人被狗残忍

地咬死。

一轮又一轮的严刑逼供，还有摧毁人心智的假枪毙。暗夜里，几声枪响，子弹从耳边嗖嗖飞过，擦着身体过去，这让受刑者遭受心理与肉体的双重伤害，很多人精神失常。

就是在这样非人的折磨下，苏菲仍旧一个字没有吐露，坚守着党的秘密。

后来，苏菲又被押解到余姚城内的日军宪兵队，她仍然坚贞不屈，连宪兵队的翻译也拿她没办法，啧啧感叹：“想不到这个小姑娘倔强硬。”

最后，她被押解到宁波日军宪兵队。宪兵队长以为苏菲是个小姑娘没胆量逃跑，便把她安排在自己的小老婆处看管。

有一个人送饭团给苏菲，在饭团中塞了一张纸条，纸条上写了逃跑路线：

从宁波到慈溪三北有两条路可走，一条是从澹浦或汶溪到慈北，但是这里有伪军据点、哨卡；一条是从慈城旁边翻越长溪岭或者桃花岭再沿着山走，差不多四十公里，蜿蜒曲折，十分难走。

一天晚上，苏菲趁那个小老婆打盹的时候，逃了出来。

为了避开日伪据点，苏菲忍着伤痛，选择了艰险的山路。她翻山越岭，走了一夜，才到游击区，回到了慈溪县委机关。

当时一起被捕的人，只有她是活着出来的。

那一年，她还未满20岁。